



圖一 《清高宗御製詩文集》 乾隆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

余佩瑾

特展介紹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二〇〇二年十月曾經舉辦「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特展，當時以皇帝的文化政策作為著眼點，探討乾隆皇帝主導或左右文化藝術相關層面的種種作為。此次「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則以藝術品味作為主軸，透過品味養成、鑑藏製作和生活藝術三個層次，呈現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

滿文「乾隆（ᡩᠠᡵᡠᠨᡤᡠᡵᡠᠨ）」的字義是「得到上天的保佑」，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確是受到上天特別眷顧的天子，他生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卒於嘉慶四年（一七九九），生平幾乎貫穿整個十八世紀，因此贏得十八世紀皇帝的稱號。在位六十年間（一七三六—

一七九五）文治武功俱臻高峰，是中國歷史上最長壽、最有福、親見七代、享有「五福五代堂」，可謂洪福齊天的皇帝。他一生追求「十全」，自號「十全老人」。（圖一）

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指的是十場征戰而言。同一年他降旨刻「十全老人之寶」璽印，撰述〈十全老人之寶說〉，重申「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寶則不啻此也」，強調十全武功仰賴天祐，但因「蓋君人之職，

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御筆十全記〉的說明「十功者，平準噶爾為

記〉的說明「十功者，平準噶爾為

本院器物、書畫和圖書文獻藏品外，也特別向北京故宮博物院商借四十五件乾隆皇帝收藏及當朝文物共襄盛舉。

展覽分三單元，第一單元「品味養成」，以教養和環境兩主題切入，探究皇祖、皇父、帝師對乾隆皇帝的啓迪，以及詞臣、畫師、能工巧匠與豐富典藏的環境對他藝術品味的影響。如在《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



圖四 清 余省 姑洗昌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康熙 壺盧文字筆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豈止武功一事哉。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官者何職之謂也，君之職不能盡言，況敢云盡其職。」，反映出乾隆皇帝

更希望在政治上同樣也得到上天庇佑，成為全方位的皇帝。嘉慶元年（一七九六），高齡八十五歲的乾隆皇帝禪位於皇十五子顥琰，在御製文中，告以「十全老人之寶說」製作太



圖二 清 乾隆 十全老人之寶說玉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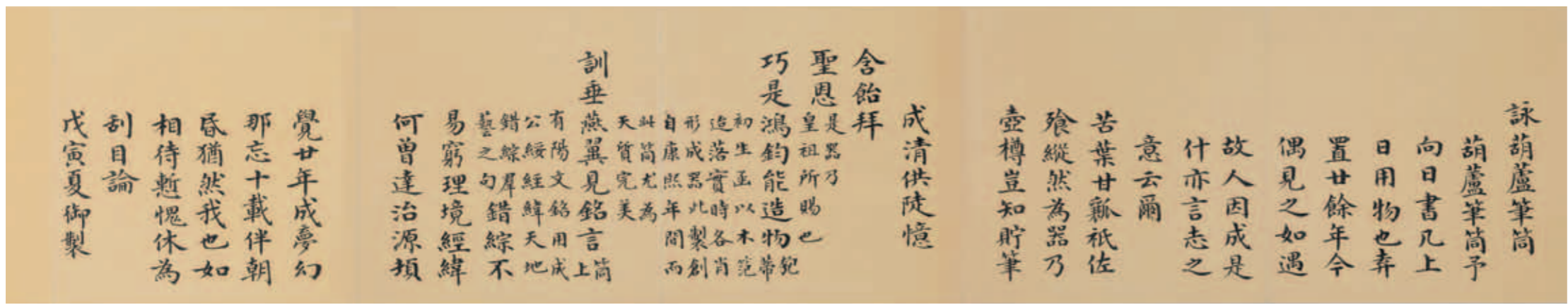


圖三 鏤月開雲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上皇帝玉冊，既惕勉自己，也彰顯康乾盛世，期許後世子孫繼往開來。

（圖二）

「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以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為展覽主軸，藉由他的文物收藏、品評鑑賞、整理編目以及主導設計的各質材文物，具體而有系統的呈現他的藝術品味。為能完整詮釋展覽，除了精選





圖九 清 乾隆 《石渠寶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清 于敏中等奉敕撰 《欽定西清硯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明成祖敕纂《永樂大典》及清高宗敕纂《欽定四庫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理編目、品評鑑賞和仿製與創新，呈現乾隆皇帝大規模且有系統整理清宮典藏，編輯各種圖錄並對文物進行品評，將宮中典藏文物分為「上等、次等」、「神、妙、能、逸」或「甲、乙、丙」等級別，直接指導當朝文物產製，影響及於清宮內外藝術風格。

乾隆皇帝降旨編輯的書畫圖錄有《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希堂法帖》、《重刻淳化閣帖》等；青銅器圖錄有《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等；而《西清硯譜》以收

錄硯台為主；《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是當時首創以宋元古籍版本鑑賞為核心的善本書目。綜合匯整古今知識編纂而成的《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類，共收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合計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冊，前後耗時十餘年方告完成。為了廣被天下學子，並且降旨抄成七部，分藏於紫禁城文淵閣、熱河避暑山莊文津閣、瀋陽故宮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和杭州文瀾閣、揚州文匯閣及鎮江文宗閣等處。（圖九～十一）

再就品評鑑賞而言，凡被他鑑定

為「上等」的書畫作品，在《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中，均詳細記載尺寸、題跋、印鑑等資料，「次等」者，只記錄款識及題跋者姓名，其餘均不錄。連帶在收藏方式上，不同等級的作品也有差別待遇。若為上等書畫卷，便配上量身訂製的包裹錦袱，並作木匣盛裝。明代陳樾（生卒年不詳）〈寫生花卉卷〉就是極佳的例子。這件作品藏於御書房，等第及千字文編號為「上等重一」。為配合此件較袖珍的尺寸，特別織就一件天藍色的小錦袱，在錦袱內側及專屬的小



圖六 南宋至元 哥窯米色青瓷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南宋至元 哥窯米色青瓷渣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鏤月開雲〉詩作中，乾隆皇帝細述當年春天，父親胤禛安排讓他在圓明園牡丹臺（即「鏤月開雲」，乾隆三十一年更名為「紀念堂」）覲見祖父康熙皇帝，這是有文字記載的祖孫二人初次見面，也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共聚一堂的特殊時刻。這個光景似乎預示著帝位正朔的傳遞，對乾隆皇帝來說，應該是一生最難忘



圖八 傳漢 玉高足杯及木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際遇。因此他在往後的歲月中屢屢提及，登基以後，諭令製作依月份描繪皇家宮苑的〈十二禁禦圖〉系列畫作中，同樣將當年祖孫三人相遇的「鏤月開雲」，作為三月份〈姑洗昌辰〉的畫中場景。（圖三、四）

一件器底帶「康熙賞玩」款識的〈壺盧文字筆筒〉是康熙皇帝賞賜的禮物，陪伴弘曆渡過成長的時光。登基以後，二十餘年不曾再注意到它，直到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偶然再見，睹物思情，讓他追念起當年祖孫相處的種種點滴。傳世隨附木盒上的題識，說明以「木范」套住葫蘆，使之長成所需器形，創始於康熙朝。具體地回應康熙皇帝《幾暇格物》中觀察植物生態，並且實際驗證的記事。（圖五）環境方面，如為他辨識哥窯瓷器的方西華、在〈玉盃記〉中與乾隆帝精采對談的姚宗仁以及規劃設計圓明園西洋樓的郎世寧，都是當時行走清宮造辦處，對乾隆皇帝藝術品味養成有所影響的重要人物。（圖六～八）

第二單元「鑑藏製作」，以整

只能刻「乙」字。(圖十四、十五)
至於當朝文物的仿製、創新，從文物產造必經皇帝核准的流程中，亦間接呈現出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以書畫為例，乾隆皇帝賞識的書畫名蹟，除了偶爾留下題詠文字，也常降旨要求當朝臣工仿製。仿製的方式，形形色色：有如董邦達（一六九九—一七六九）〈傲荊浩匡廬圖〉（圖十六）般的如實拷貝，等比例地將



圖十四 北宋 汝窯青瓷盤（刻甲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北宋 汝窯青瓷盤（刻乙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已發黑黯沈的荊浩（約八五〇～？）〈匡廬圖〉，轉換成清晰光潔的面目重現；有如數本〈院本漢宮春曉圖〉般的發揮變造的創意，除了保留原作重要的基本元素和大致構圖之外，亦各顯神通地踵事增華，將「清宮」的建築陳設大舉移植到「漢宮」中。
清初以來，中西交流頻繁且密切。來自西方的工藝和科技文明亦衝擊宮廷文物的製作。乾隆皇帝在《皇朝禮器圖式》中，將西洋「時辰錶」、「自鳴鐘」和儀器一起收進其中，透過正式禮儀規範，展現出兼容並包中西文化的想法。若對照《庭訓格言》，可以追溯到正是來自皇祖的祖傳家訓。根據康熙皇帝的說法，乾隆皇帝的曾祖父順治皇帝（一六三八—一六六一）因珍愛西洋自鳴鐘，一度致力於開發生產技術，但終順治一朝，始終未能成功。直到康熙年間才終於摸索出製作發條的原理，有能力修理順治皇帝留下來的鐘錶，同時也能自行設計製造各式鐘錶。由於一路走來備極艱辛，所以康熙皇帝特別訓勉兒孫千萬不可因為輕易即能取得各

木匣盒蓋內側註明：「明陳樾寫生花卉 上等重一 乾隆九年臣張照等奉 敕編次」。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即為張照等人編纂《石渠寶笈》之際，由此可見編輯宮中精選書畫藏品目錄的同時，也將書畫藏品存貯的方式依等次重新整理。（圖十二）



圖十二 明 陳樾 寫生花卉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對器物類藏品，除了類似書畫作品有上等、次等的分類方式，還有另一套「甲」、「乙」、「丙」的鑑定系統。有名的案例，莫如乾隆皇帝鑑賞一件由古玉改製而成，刻有動物面紋的仿古斧佩。這件評為「丙」等的



圖十三 明至清 古玉改製仿古斧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玉器，在乾隆皇帝見之如獲至寶下，除了降旨為之製作一個書冊形式的匣盒加以典藏，也在書冊內頁親自仿倪雲林（一三〇一—一三七四）筆意畫出蒼翠綠竹，並且一語道出「內府銅玉諸器，率以甲乙別等第」，對乾隆皇帝而言，古意盎然、珍稀罕見的新石器時代玉器，自然不能屈就「丙」等之列。（圖十三）
同樣地，他在御製詩中針對一件底部刻有「甲」字的汝窯青瓷盤，指出「甲字明鐫器底心」，說明當他鑑賞這件作品時，「甲」字記號已經刻在上面。面對另一件底部刻有「丙」字的青瓷盤，御製詩也以爲「古丙科爲今甲第」。反映出乾隆皇帝對「甲」、「乙」、「丙」字的看法，一如其御製詩注所言：「大內古玩，以甲乙品其等第」，他將這些記號看成是品級的標記。甚至認爲古人鑑定爲「丙」等的作品，在以古爲貴觀念下，應該提昇到「甲」等之列。從此以後，凡被他鑑賞爲「甲」等者，必然降旨在木座上刻「甲」字，相對被評爲「乙」等者，它的木座就

「尊」，表現出跨質材仿古的創新品味。傳世隨附的木匣，也具體地呼應乾隆皇帝自乾隆三年（一七三八）開始，親自指揮規劃的琺瑯器典藏計畫。而出現在瓷胎畫琺瑯器上的人物畫、樓閣山水和錦上添花圖案，則是乾隆朝始蔚為流行的新裝飾紋樣。

（圖十九）（二十一）

第三單元「生活藝術」，主要呈現清高宗長達一甲子主宰天下，他六次南巡，深入江南；十全武功，開疆拓土；西風東漸，萬國來朝；再再



圖十九 清 乾隆 銅胎掐絲琺瑯鼻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清 乾隆 紫檀木樓時刻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清 董邦達 做荆浩匡廬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一 清 乾隆 琺瑯彩西洋人物雙耳葫蘆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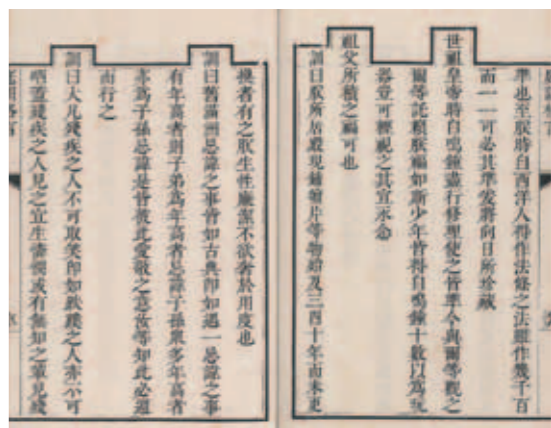


圖二十 清 乾隆 琺瑯彩山水人物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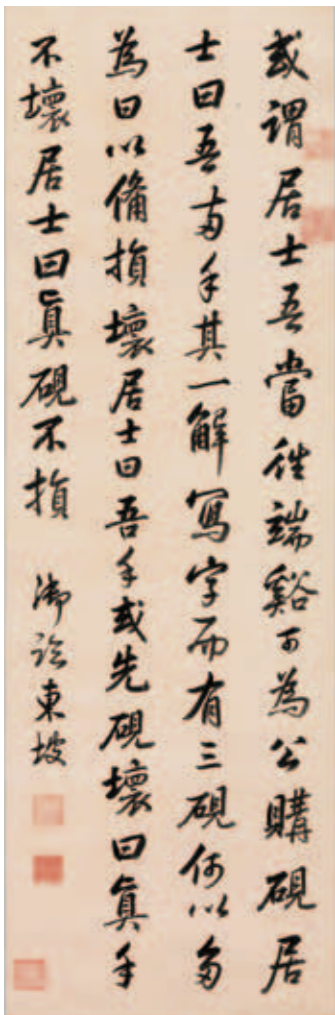


式鐘錶玩具，而忽略前人努力的經過。雍正和乾隆兩位皇帝取訓示，分別創作〈詠自鳴鐘〉御製詩，表達出他們對順治皇帝的緬懷。乾隆朝做鐘處自行產造的〈紫檀木樓時刻鐘〉，除能呼應此段記事，展現出與世界同步的一流技術外，也將中國夜間打更報刻的功能融進其中，形成中西合璧的特色。（圖十七、十八）

同樣來自西方的琺瑯工藝，在康熙皇帝的推動下，成為乾隆皇帝和他的父親雍正皇帝必修功課之一。清〈乾隆銅胎掐絲琺瑯鼻尊〉的器形可追溯至《西清古鑑》收錄的「周亮



圖十七 清 《庭訓格言》 雍正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五 清 乾隆 御臨蘇軾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 傳明 文徵明 金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富春山居圖〉子明卷，便會攜往北京西郊的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盤山靜寄山莊等地品題，南巡時亦隨之同往。但並非只有心愛的收藏才有機會「下江南」。不少與南巡景點相關的作品，也是行囊必備之一，例如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的〈金山圖〉、張宏（一五七七～約一六五二）〈棲霞山圖〉、錢穀（一五〇八～一五七二）〈惠山煮泉圖〉等，主題正分別是他南巡時經過

的鎮江金山、無錫惠山與南京棲霞山。在第一次南巡前從未到過南方的乾隆皇帝，只能藉由宮中收藏想像江南美景。對於畫中描繪的景像與實景的相似程度，似乎是乾隆皇帝非常好的問題。因此南巡途中，他總在著名景點展開畫作，與實景相印證。如〈金山圖〉中題道：「攜將親證取，當境固如斯」；在〈棲霞山圖〉上題道：「卻欣粉本峰姿對，信是傳神繪事能」；在〈惠山煮泉圖〉上題道：



圖二二 清 乾隆 南巡紀程圖 局部 第11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三 清 董邦達 西湖十景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地豐富了他人生閱歷，開拓了他的丘壑與視野，轉化為獨特而豐富多元的藝術品味，並實踐於幾暇怡情的生活中。

乾隆皇帝重視南巡，誇其意義不下於西師。除了鞏固治權、解決民生、探勘河工外，與其藝術品味相關者，是影響到北方皇家園林的設計，如熱河避暑山莊，京師萬壽山、香山、玉泉山、圓明園、暢春園、靜明園、靜宜園、清漪園（三山五園），靜寄山莊千尺雪，甚至盛京宮都留下江南林園之美。展出的〈乾隆南巡紀程圖〉，是一份相關官員預先規劃的皇帝巡幸路線圖說，依巡幸路程分段繪製，簡要介紹各站距離、衙署設施、山川名勝、地方沿革與史蹟源流，以供乾隆皇帝行前參考，就像是一本南巡的導遊手冊。（圖二二）

南巡的經過，正如〈西湖十景〉乾隆皇帝的題跋所呈現的，在嚴肅的政治意義外，亦有輕鬆遊賞的部分。好文物如癡的乾隆皇帝，出外巡幸遊歷時，也不忘帶著珍愛的文物隨行。如黃公望（一一六九～一三五四）

「當前一印證。似與共周旋」。利用宮中所藏畫作與實景相比較，也是南巡的一個目的。（圖二三、二四）

以收藏家自居的乾隆皇帝，偶而也在生活中扮演起創作者的角色。〈敬勝齋法帖〉便是他的書法作品專集，收錄其中的書法許多是臨摹古代名蹟的再創作，除了展現個人書風之外，從選擇摹本的好尚中可一窺他的書法品味。以〈御臨明董其昌書栖真志〉為例，所臨仿的即為宮中收藏的明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書栖真志〉卷，但和原作比較，可發現董書飄蕩灑落，逸筆草草；乾隆皇帝雖然亦步亦趨地臨仿，因下筆不改本色，故讓臨本書體仍然保持一貫的圓潤流暢、結字規整的特色。（圖二五）

進入畫中，可能也是乾隆皇帝的夢想之一，傳世留下不少乾隆皇帝肖像畫，但最特別的是他化身為收藏畫作中人物的變裝像。例如〈一是二圖〉中端坐榻上的文人，明顯地改編自宋人無款〈人物〉冊頁。〈一是二圖〉傳世有數本，依照畫上題識，

2013 10.08 - 2014 01.07
The All Complete Qianlong
 a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Aesthetic Tastes of the Qing Emperor Gaozong



十全乾隆

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



圖二六 清 乾隆 一是一二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可知分別題於養心殿、長春書屋和那羅延窟等處。畫中乾隆皇帝的容貌也有從中年至老年的變化，反映出他對畫中坐擁收藏的文人收藏家角色不變的喜愛，因此在生命的不同階段，不斷重複地化作畫中人物。而畫中家具擺設，例如新莽嘉量 and 明德青花梵文罐等，因可於傳世品中找到對應的實物，故知均為乾隆皇帝宮中用品及收藏。反映出乾隆皇帝不單只是化身畫中人物而已，還特別精心挑選平日把玩鑑賞的文物如實移入圖中，在依據古畫重新打造的虛擬世界裡繼續品味鑒賞，悠遊於鍾愛的藝術品間。

(圖二六)

當乾隆皇帝觀賞此圖時，不但看著畫中端坐榻上的自己，也和榻上的自己同觀屏風上另一幅自己的小像。他的形象宛若鏡影般一再複製，畫上鈐蓋的印璽、御筆題寫的銘識也均為乾隆皇帝自我的延伸，與畫中各類收藏，彼此相互呼應，傳達出人與物共融於一堂，一份積極投入收藏、整理、品評、鑑賞的想法。雖然可以輕鬆地將此畫看成是乾隆皇帝真實生活

中的剪影，但如果嚴肅地由帝王的藝術作為亦蘊含政治理念的角度理解，乾隆皇帝應該是信服古人認為天命所歸的正統皇權必定會有與之匹配的皇室收藏，因此才會進一步在父祖的基礎上，有計畫地擴充皇室收藏以展現超越前人的德政。

以藝術品味的角度來看，乾隆皇帝遍覽宮中典藏，留下許多鑑賞印記。他經常吟哦歌頌，寫下賞析詩篇；他引經據典，考證校異，修正已見；他博覽古今，兼容異域，引領清宮製作；他情不自禁，進入畫境，悠遊於所嚮往的文人生活；他的博學、他的多元、他的好奇、他的時代、他的喜惡，形塑出他以古為貴、仰慕文人、勇於創新、追求奇趣等多元集錦的藝術品味。

「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為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三年年度大展，展期為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至二〇一四年元月七日。策展成員為余佩瑾、陳慧霞、張麗端、邱士華、吳誦芬、鄭永昌、許媛婷。特別感謝馮明珠院長、何傳馨副院長、蔡玫芬處長、陳國棟教授指導。此文為共同策展心得，由本人代表陳述。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